



續集十一之十四

文藝家

1加3
+69/67
517

新宮城書藏



4 3
167
17

新編古今事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賜蘆文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簾

帷幕附

羣書要語簾簾也自鄣蔽為簾取也釋名宋魏陳楚江淮之間

謂之簾自開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篷箔揚雅方言簾箔皆以

青布緣晉東宮舊事戶幃為簾通俗簾遠地則堂高賈誼策帷

也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裏之稱也釋名在旁曰帷在

說文小幕曰帟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三禮圖四合象宮

利
267
17

東坡

東坡

東坡

東坡

一

東坡

坐上承塵曰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
小次在壇遠矣山谷集帷薄之外不趨曲禮猶燕之巢
幕上左居青油幕下沈約宋書

詩句升日照簾櫳選風簾自上鈎杜落日在簾鈎杜草色入簾
青劉禹錫朱箔垂銀鈎李白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珍簾陳簾
看奕棊杜珠簾綉柱圍黃鶴杜蝦鬚半捲天香散蘇易簡黃簾
綠幕朱戶閉韓簾幕中間燕子飛宋百家詩薄帷鑒明月阮籍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古詩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選羅
幃綉幕圍春風李賀談笑青油幕韓重重翠幕深金屏韓
古今事實

韓蕭為業

河上有家貧緯蕭高也以為業莊子

織曲為業

周勃以織薄曲為業

織珠為簾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象牙為茂漢武故事
昭陽殿以織珠為簾風至則鳴珎瑤西京雜記

居必負織簾

沈麟士居貧織簾嘗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曰遺體毀
傷感而悲耳南史

簾為妓衣見寵妾門

絺帷見大人以下係帷幔

光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史

帷帳不移

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運籌帷幄

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帷幄無文

漢文帝帷幄不用文繡以示朴

仲舒下帷

董仲舒下帷講論

虜至坐帷中

張奐使單于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

屯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軍士稍安觀

漢記

伏兵帷中

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吳志

常欲褰帷

見車門

經戶披帷

宋袁粲每過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幕府

衛青征匈奴大克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注幕府者以軍之幕於府軍旅無常居故故以張幕言之

隔幔觀妓見妬妻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簾

羅隱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
珠十二行 又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
囑織織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簾

杜世昌

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捲舒功春晝曾妨
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敵賦明處憶牢籠

簾

陸暢

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
岳立踟躕

簾

王令逢

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率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
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中可遮
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行障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縈強渡天上花顏色不隔
雲中笑語聲

詩話

以帷幕擇勝

若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惟慎為之世所未有也
銘畧云乃作斯亭庭楹栭梁欂栌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
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
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故又改
為其費易價稱曰擇勝名實克當觀此銘則制度可見也

屏風

羣書要語屏風障風也宸在後所以依倚也釋名天子黃宸而
立注宸屏風也記漢景愚注屏也文帝紀舍則潛僻用則設張
立心端直處必廉方李尤屏風格景愚者伏思也君朝行至內
屏思惟故曰景愚古今注

踟蹰清防密注清防屏風也顏延年屏開金孔雀杜晴天

掃畫屏李白

古今事實

屏風畫列女

後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曰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帝命徹之

頭觸屏風見教子門

雲母屏風

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
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賜素屏風

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點蠅畫屏 見蠅門

琉璃屏風

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古今注

金鈿屏

石季龍作金鈿屏漆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 鄴中記

刻奏疏于屏

唐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風庶朝夕見之

錄名御屏

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輿對之

家誠書屏風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古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

然上屏 酉陽雜俎

按古事為屏

憲宗詔李絳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畫十事于屏

李伯時嘗畫高陽氏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爾曹武

帝問日磾明妃出塞王猛捫虱醉山簡李密逐太宗明皇攬鏡
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古今文集

古詩

屏風謠

白居易

素屏素屏孰為乎不文不飾不黑不青當世豈無李陽朱之篆
文張旭之筆跡邊寫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
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爐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
西墻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
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光障
錦屏風綴珠陷鈿帖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對此方悅日

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亦
為骨今紙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帳

羣書要語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海錄

流蘇者乃盤綠繪綉

之毯五色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

海錄

蕙帳空今夜鶴怨北山移文

詩曰羅帳延秋月

劉休文

叨陪錦帳空杜三帳分弓射虜營杜

冬暖號寒卧無帳

坡

銀盃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山谷

古今事實

帳中聞楚歌

見歌門

望武帳

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
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施絳帳

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
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給錦帳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練白綾或以
錦給帳帷茵褥

開幃進蚊

見蚊門

作蚊幃

黃昌夏多蚊貧無幃備僱為作幃 後漢書

布幃紙補

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幃幃穿敗糊紙補之

臥丞相帳中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
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晚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
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郭子

銷金帳 見聘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紙帳

蘇子瞻

亂紋龜殼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繫似僧中白氎布暖於蠶
帳紫茸氎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
卧夜深踏裂不成眠

詩話

百子帳

程泰之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
孫眾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
捲柳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摠之
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
氎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氎帳詩其規模可
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轟施張百子卷骨盤邊柳健色染塞

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卷為證卽是以柳為圈而青氎
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朔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鼎中
央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
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陋處皆可也又曰側置
低歌坐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
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
又曰蕙帳徒招隱茅菴浪作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菴而不
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叙物制
如有韻之記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

演繁露

床

胡床 榻
氎褥

群書要語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釋名齊魯之間謂之簀陳謂之第楊雄方言牀身之安也簀牀較也說文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服虔通俗文或息偃在牀詩剥床及膚易蕙幃兮荃牀曹植榻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小者坐人無異獨所坐也釋名

詩句白玉為君床選衰病只藜床杜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坡其寢就匡床后山明月皎皎照我床選風月坐胡床歐自許

奇觀繞繩床山谷連榻設華裯謝靈運坐客寒無氈杜褥隱繡

芙蓉杜

古今文集

獻象牙床

孟嘗君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床戰國策

眠床塵埃

齊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移床壁崩

齊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六尺方牀

宋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當坐此牀

李靖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牀封倫傳內史令楊素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登廣武牀

杜甫嘗醉登廣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街之據胡床曬頭以下係胡床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

據胡床談譚

見月門庾亮南樓

據胡床吹笛

見笛門

胡床掛柱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掛柱

當膝榻穿

以下係榻

管寧字幼安常自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穿

高士傳

陳蕃下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唯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獨檀一榻

簡雍性簡傲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檀一榻須枕卧語無所為屈

引僧升榻

顏延之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駮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

變色

坐針氈

杜錫遷太子中舍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着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

青氈舊物

王子敬卧齋中盜取物敬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裹氈墜崖

魏鄧艾由陰平道伐蜀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山高谷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鋪花爲裯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具帷

幄設坐只使僮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

開元遺事

絨毛爲坐

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絨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絨毛暖坐餘悉禁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石林燕語

元豐儀制令侍從

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絨坐紹興令諸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卧褥鞍被坐氈之用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狻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

談錄

虎皮坐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橫渠贊云勇撤臯皮臯字見左傳

古今文集

古詩

胡床

梁庾肩吾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詩話

論胡床之義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踞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識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禮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繩床

孟東野詩二繩床獨坐翁李濟翁資暇錄改為藤床誤矣

學林

簟

衾 枕 枕屏 竹夫人
湯婆 並見布衾門

羣書要語簟竹席也

說文

簟者布之簟然平也

釋名

宋魏間謂

之笙或謂之遠曲自關而東謂之簞其粗者謂之籥條直文自

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下莞

上簞乃安斯寢斯于桃笙象簞韜於筒中左三都

詩句珍簞夏含霜謝元暉枕簞入林僻杜酒醒思臥簞杜思分

夏簞冰杜羸肌與簞疎劉言史留客夏簞清琅玕杜

古今事實

送所坐簞

晉王忱訪王恭見恭所坐六尺簞忱謂其有餘因求之輟以送
馬遂坐薦上忱聞而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賞五花簞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摠校虛實類物以隸之謂之麗

事多者賞之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
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摛操筆便成舉
坐賞擊摛乃命左右抽憲簞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古今文集

古詩

鄭羣贈簞

韓愈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瑰奇携來當畫不得卧一府傳
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蒲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眾所
易腰腹空天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甕遭蒸炊手磨
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
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

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虱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酣寢
百疾愈却願天日常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
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爲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

歐陽永叔

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
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
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
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
苟得一從儻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
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爾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

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
蒼蠅蟻蠓任綠撲蠹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
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鎗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
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
卷簾携枕去築室買田清穎尾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王介甫

端溪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
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炎
力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
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瑩家故藏硯撲切清此
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

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公材卓犖
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
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柰何甘心一榻上欲臥穎
尾爲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
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
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次韻和酬

梅聖俞

溪上枕剖龍卵石斲匠篔簹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烝
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
力六月柰此炎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飾頭臚
汗匝無富貧雖有頌氷論官職官高職重氷則多日永氷銷難

更得唯公掃室施枕篔簹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昏能
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
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
葛厨頂綻屋蝎墮管席中裂麻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
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來陽牛角死因思楊惲廢時
言但願人生行樂耳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
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麈尾

寄斲篔簹與蒲傳正

蘇子瞻

蘭溪美箭不成箇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
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露帳銀床初破
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羈旅凍卧饑吟似饑鼠倚賴

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
嗟伊聖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盡掃清香閣卧
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闈闔
律詩

白角簾

曹松

角簾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借歸華屋祗合封
題寄列侯學卷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
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碧角簾

曹松

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
玉絕纖塵蠅行只恐煙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

入滿堂秋色冷龍鱗

席

羣書要語薦所以自薦藉也席繹也可卷可舒也釋名羣居五

人則長者必異席 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 父子不

同席男女不同席 奉席如橋衡請何鄉請枉何趾席南鄉北

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

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踐席乃坐並曲禮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席不正不坐語大路

越席昭其儉也左瑶席兮玉鎮楚辭

詩初霜刈渚蒲織作玉床席李白心懷平生友莫一在席珍

古今事實

孔席不暖

孔席不暖

班固戲孔子

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

之席

說苑

席上之珍

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舍者避席

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列黃帝
坐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取隅有竈是以不寒

坐不重席

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家人取席

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取席與民爭利

敝席為門

陳平以敝席為門

前席賈誼

文帝思賈誼召至宣室夜半前席

故人避席

漢相田蚡為壽坐者避席及竇嬰為壽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專席而坐

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
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
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

三公絕席

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
禹與三公絕席

兼葭為席

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汝南先賢傳

不與惡人同席

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
不忍與惡人同席

席為冬設

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
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雜記

管寧割席

魏管寧與華歆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半分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舉席自障

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古今文集

雜著

武王席銘

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念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大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香茶部

香 香爐附

羣書要語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 音使 氣曰馥

說文 至治馨香感於神明 尚書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載其 其香

始升 生民 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處 述異記 南海郡有採香

戶 同上 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用 四時纂要

近世尚奇者鏤木以為之範香塵為篆文準十二辰分百刻凡

專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一
燃一晝一夜或然於飲席或佛像前香譜以雜香擣之丸如梧桐子大青繩穿之謂之香珠燒之香徹天三洞珠囊因香所生以為香界楞嚴經

香爐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為爐東宮舊事其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呂大臨考古圖香獸以

塗金為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為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為之者香譜

詩句百和清夜吐沈約燕寢凝清香韋蘇州燈影照無寐心清

聞妙香杜蛛絲凝篆香山谷朝罷香煙携滿袖杜

香爐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吳均睡鴨香鑪團夕

燠李商隱衣冠身染御爐香杜博山吐香五雲散韋日烘荀令

炷香爐山谷午夢不知綠底事篆煙燒盡一盤花劉屏山

古今事實

三疊香

莊公束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疊亦或為薰齊語

燒異香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是為子韋世司天部洪芻香譜

號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述異記

雞舌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香 官儀

衣薰香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氣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 洪

芻香譜

禁熏香

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熏香

韓壽竊香 見淫婦門

佩紫香囊 見叔姪門

性愛薰香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

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人遁走耶季和大笑 襄陽記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一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續世說

沉香為亭

唐敬宗時波斯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曰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香中忌麝

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

賜龍腦香

元宗夜宴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羣臣馮謐曰臣請效陳平為宰自丞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捧拜曰勅賜錄事馮謐元宗笑許之

沉香亭

唐開元中有沉香亭 宣州觀察使楊收造檀香亭于初成命賓樂之

四香為閣

楊國忠嘗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者篩土和為泥飾閣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馬禁中沉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也 天寶遺事

瑤英啗香

元載寵姬薛瑤英母趙娟幼以香啗英故肌肉悉香 杜陽編

香巖童子

香巖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水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得阿羅漢

異香成穗

二十二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

傳燈錄

唐文苑英華

卷之十一

日

德壽堂

獻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焚香返魂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盡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並洪芻香譜

造帳中香

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 洪駒父 以袖罩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謂之梅香 歸田錄

被中香爐 以下係香爐

長安巧手丁諤者作被中香爐為機環轉之運四周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西京雜記

帳角香爐

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為香爐 郭中記

失爐筮卦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青煙此

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

集異記

宗超香奩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五方香床

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為堂各十二間堂中每間十二寶厨前設五方香床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中擎香爐在輦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香序

宋范曄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慘霄詹唐粘濕耳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土

又棗膏昏蒙甲馘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此序所言悉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度憬之棗膏昏蒙比

羊玄保甲馘淺俗比徐湛之耳松蘇合比惠休道人沉實

易和蓋自比也

香譜

泉守葉庭珪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斤砍樹脂

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棟香圓大如指頭今俗所

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于瓶中又次曰乳塌蓋香而雜之

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榻蓋香之黑色者也又次曰水濕黑榻

蓋香在舟中為水所浸漬而氣變色敗者也雜品而碎者曰斫

削簾揚為塵者曰纏末

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

窮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枝幹不曾損動者若損動而氣泄無腦矣其土人解作板段隨其板傍橫裂而成縫有腦出於縫中劈而取之其大者成片俗謂之梅花腦其次者謂之速腦速腦之中其次者謂之米腦 **沉香**其木類椿椿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細枝緊一實為青貴香黑而沉水者為沉香半浮沉者為鷄骨香最粗者為箋香類證本草沉香所出非一真臘為上占城次之渤泥為下然就真臘而較之則又有三品綠洋為上三瀨次之勃囉間為下而香之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狀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橫而堅緻者謂之隔沉生沉香

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如栗棘房土人謂之刺香刀剗木而出其香則堅緻而光澤士大夫謂之蓬萊香同上蕃沉出於渤泥三佛齊醫家多用之亦謂之藥沉同上箋香乃沉香之次者 香有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仆得之又久爛脫而剔取之黃熟有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為散沉香之良者也瓊崖生取者為角沉宜薰衣木枯朽乃得者為黃沉宜入藥談苑及倦源錄 一木曰香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雞舌**膠曰**薰陸**西陽雜俎 **生熟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 **檀香**出於三佛齊國皮木而色黃者謂之黃檀皮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恐其氣泄則以紙封之

黃熟香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故謂之黃熟桶其夾箋而通黑者其氣尤勝 **鷓鴣班**體薄而易燼其厚而沉水者差久

暫香乃熟速之次者但脫者謂之熟速而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 同上 **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 **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

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土人既取之矣夏月以火環其樹而炙之令其脂液再溢至冬沍寒因其凝而復取之故其香冬凝而夏融土人盛之以瓠瓢至暑月則鑽其瓢而周為之孔藏之米中欲其陰涼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瓷器不若瓢也香之氣清遠而長雜於樹皮則黑而黑為下矣香之性易融而暑月之融多滲於瓢故斷瓢而蒸之亦得其典刑

今所謂葫蘆瓢是也 **麝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什埋於地而

腐外黑而內黃赤者其氣類於麝 **龍涎**出大石國其龍多蟠

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眾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

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

靈脂而光澤能發眾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 **薑水**大食

國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雜試之當

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 **安息香**出三

佛齊國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穰而不宜於燒然能

發眾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 **亞濕香**出占城國其香非自然

乃土人以十種香搗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蒸之勝於他

香 **金肌拂手香**皆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搗和而成或

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金顏香**正出大食真臘

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眾香今之為龍涎軟香

佩帶者多用之 **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

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 **生結香**產高竇等州山民見

香木曲幹斜枝以刀斫成坎經年得雨水漬復鋸取之刮去白

木其香結為班點亦名鷓鴣班 倦游錄 **螺甲**雲南者如掌青黃

色取壓燒灰合香者多用之 本草 **修甲香**方取大甲香如崑

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中用 **艾納**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

蘇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團聚清白可愛 本草 **程泰之**

香說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蒹蕭灌

獻尚鬱食品貴椒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

之極者椒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之甚下

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諤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

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綺青火朱煙玉臺新詠

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惠

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蘭惠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

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

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魯朔

有古來未有之香安不悉記 演繁記

古詩

香文類聚卷之十一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二 九 德壽堂
賈天錫惠寶薰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詩報
之

黃魯直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晝食烏窺臺宴坐日過砌俗氛無因來煙霏作輿衛
石蜜花螺甲檳榔煮水沉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
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盡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戟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
林花飛片片香歸啣泥燕閉閣和春風還尋蔚宗傳
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香光多發聞色敗不可稔
床帷夜氣馥衣桁晚煙凝瓦溝鳴急雪睡鴨照華燈
雉尾映鞭聲金爐拂太清班近聞香早歸來學得成

衣篝麗紈綺有待乃芬芳當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有惠江南帳中香戲答六言

黃魯直

百鍊香螺沉水寶薰近出江南一穗黃雲繞几深禪相對同參
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班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閒
我讀蔚宗香傳文章不減二班誤以甲爲淺俗却知麝要防閑

燒香

楊廷秀

琢瓷作鼎碧於水削銀爲乘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功均閉閣下
簾風不起詩人自炷古龍涎但令有香不見煙素馨忍聞抹利
折抵處龍麝和檀沉平生飽識山林味不柰此香殊斌媚呼兒
急取蒸木犀却作書生真富貴

律詩

清真香歌

丁公言

四兩玄參三兩松麝香半分蜜和同丸如彈子金爐熱還似花
心噴曉風

邃老寄龍涎香

劉子翬

瘴海驪龍供素沫蛮村花露挹清滋微參臯觀猶疑似全在爐
煙未發時

香

邵堯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
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徼廟貌又殊兒女裒衣裳非圖聞道至於
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雜著

以下係香爐

薰爐銘

漢劉向

嘉此正氣嶄岩若山上貫泰華承以銅盤中有蘭錡朱火青煙

香爐銘

梁元帝

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
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古詩

古樂府詠香爐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香爐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
栢下枝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
魯班朱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
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博山香爐

齊劉繪

參差鬱佳麗合杳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
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啣連傍為伊水麗芝蓋出
岩間後有漢游女拾翠弄餘研榮色何雜揉縵綉更相鮮麝麝
或騰倚林薄杳阡眠掩華如不發含薰未肯燃風生玉階樹露
湛曲池蓮寒蟲飛客室秋雲沒曉天

茶 水品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
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白如薔薇實如
栴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

五曰薺

茶經

綉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

明月

國史補

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薺

茶經

凡茶少湯多則

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同上

沫醇者湯之華也如晴天爽

朗有浮雲則鱗鱗然華之薄者曰沫厚者為醇輕細者為花

陸

羽茶經

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漸佳瘠氣凌精終身之累斯大獲

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

乎 母景休茶飲序

詩句

破睡見茶功

白

春風啜茗時

杜

閩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

杜

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

坡

銀瓶貯浪水一掬松雨聲來乳

茶熟

崔珏

湯添勺水煎魚眼未下刀圭攪麴塵

白集

思公煮茗

共湯鼎蚯蚓竅生魚眼珠

山谷

香包解盡寶帶騰黑面碾出明

窓塵山谷然松煮鼎山泉冽槍旗一水分優劣鳳餅推開雪照
人花窈窕吸罷甘潮舌 劉彥冲

古今事實

作書求茶

劉琨與弟羣書吾体中憤悶常仰直茶汝可信信致之

茗為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
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
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
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受邾莒小國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
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 洛陽伽藍記

唐始稅茶

唐德宗正元九年初稅茶原是鹽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
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數十萬 實錄

權茶困民

鄭注為權茶法詔王涯為權茶使王涯益變茶法益其稅以濟
用度下益困

陸羽茶經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遇寒之漸繇
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耻一
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鴻漸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作窳人沽茗

鞏縣為窳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

耻於煎茶

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煎季卿為再舉盃季卿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愧之更著毀茶論語林

嗜顧渚茶

甫里先生陸龜蒙嗜茶葺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為甌蟻之費自為品第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以菊易茶

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蘼蘆服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蜚醜志

苦令飲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伽藍記

斛二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容云此名斛二瘕太平御覽

雪水烹茶

見雪門

始造建茶

建州大小龍團始于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宋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焙造龍鳳茶咸平中丁晉公為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慶曆間蔡公端明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仁宗尤所珍惜是後最精者曰龍團勝雪外有密雲龍一品號為奇絕方靈芽敷圻之初常先民焙十餘日進發飛騎疾馳不出中春頭綱已至京師郡志

譏始進茶

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郡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

歲百萬匹

逸人致水 以下孫水品

南陽張又新為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 先生謂陸龜蒙

辨煎茶水

贊皇公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辨煎茶湯

李約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

因話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進茶錄序

蔡襄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一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恐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声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湯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永

不當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皇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产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蕪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蕪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籜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槌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簾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湯者過熟湯也况餅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燴盞

每文頁及續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德壽堂梓

凡欲點茶先須燴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抄茶一淺盞先注湯調極均又添注入環迴擊沸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眠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聞茶以水痕先沒者為負俟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盛之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鉄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鑰石皆能生銹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鼻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蓋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燿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蓋闔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用擊拂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

龍茶錄後序

歐陽永叔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剪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宰相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與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終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涕泗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顧渚貢茶始末

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

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
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且辣冠于他境可薦
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
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等矣

北苑貢茶始末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鳳
以別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蠟面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
謂而成於蔡君謨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
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
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
品乃水揀爲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麤色茶七綱凡五品大

小龍團并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萬餘餅蓋水揀
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麤色茶卽雨前者閩中地暖雨
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
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
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
人所罕得惟婺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
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

茗溪漁隱

茶說

蘇子瞻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損人殆爲不少昔人云白
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
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旣去

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
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已然率用中下
茶其上茶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
人罕知是故詳述子瞻記

謝傳尚書茶書

楊廷秀

遠餉新茗當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
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
味攪破菜園耳

煎茶賦

黃魯直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
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

著而策茗椀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淪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
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霆日鑄如縵其餘苦則辛螯甘
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
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
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壩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免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瘡氣莫甚
於茶或濟之塩句踐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雞蘇之與胡麻涪翁
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斷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
之聖去藜而用塩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
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敦賀糜蕪水
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德壽堂
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才太平非一士
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
殊可屢軟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
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古詩

修貢顧渚茶山作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主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
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
事親黎甿輟農桑採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
上歆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
不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頰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
選納無日夜擣聲昏繫晨衆功何枯樞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
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惟艱勤况減兵革用兼茲困
疲民未知拱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茫
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劉言史

粉細越笋芽野煎寒溪濱恐垂靈草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
火撒泉避腥鱗熒熒爨風鏞拾得墜巢新潔色既爽別浮氤亦
慙慙以茲委曲靜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歎指下春湘瓷
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愜醒趣可以話高人

北苑 共五首

蔡君謨

蒼山走千里斗落分兩臂靈泉出池清嘉卉得天味入門脫世

氛官曹真傲吏

茶壠

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天
枝戢戢抽靈芽

採茶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携筠籠
錦更帶山雲寫

造茶

糜至寸陰間搏金新範裏規星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焙香花
全爭誇火候是

試茶

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冰作成花雲開未垂綫願爾池中
波去作人間雨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蘇子瞻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獸肉梁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
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守地閑更乞茶子藝饑寒未知免已作太
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斨牛羊
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蒲堂尚
記桃花裔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
封三道印開緘死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問道新年入山

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
 暗結珠球瑠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
 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
 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
 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
 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仙子乘此清風欲
 歸去山下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
 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石園蘭若試茶歌

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
 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
 來白雲滿椀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散清峭徹骨煩衿開陽崖
 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
 知味新芽連奉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瑤
 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為嘉客不辭緘封
 寄郡齋甑并銅鑪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和章岷從事聞茶歌

范希文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竒茗冠天下武夷仙
 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
 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

焙乳有雅製方中圭今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
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携江上中瀉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
玉甌中翠濤起鬪茶味今輕醍醐鬪茶香今薄蘭芷其間品第
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耻
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冀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
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
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
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
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嬴得珠璣滿斗

嘗新茶呈聖俞

歐陽永叔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
矜今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
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唯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
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鈿小圓
復衣鄙哉穀兩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
蕝包裹封題斜泉甘器繫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
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
可憐俗夫把金錠猛火炙背如鰕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
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煎茶歌

蘇子瞻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
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

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
蜀定州花蕊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盃奉蛾眉且學
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柱腹文字五千卷但
頌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謝送碾壑源揀芽

黃魯直

看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湘奩碾
香供玉食齋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尤百
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
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遣
分似春風飽識太官手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攬千年燈火讀令
我留中書傳香已成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以小團龍及半銚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黃魯直

我持玄珪與蒼璧以暗投人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不索賔
郎常宴食赤銅茗椀雨班班銀粟翻光解破顏上有龍文下基
局探囊贈君諾已宿此物已是元豐春先皇聖功調玉燭晁子
胸中開典禮平生自期莘與渭故用澆君磊隗肯莫令髮毛雪
相似曲兀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胡麻留渴羗不
應亂我官焙香肌如瓢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

東坡讀羊腸之句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黃魯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太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

斛馮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楸霏霏雪不如爲君喚起黃州
夢歸載扁舟向五湖

謝木韞之舍人分送講筵賜茶

楊廷秀

吳綾縫裏染菊水壘砂塗印題進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
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宣賜龍焙第一
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卮露滿袖香煙懷壁去歸來
拈出兩蜿蜒雷電晦冥驚破柱北苑龍芽內樣新銅圍銀範鑄
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黃金鱗老士平生愛煮茗十
年燒穿折脚鼎下山汲井得甘冷上山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
龍遊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
煨圭椎壁調冰水烹龍庖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衙官赤印白

泥牛走爾故人氣味茶樣清故人風骨茶樣明開緘不但似見
面叩之咳唾金石聲麴生勸人墮巾幘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
七椀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澹菴坐上顯上人分茶

楊廷秀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見
春新玉瓜二者相遭免甌面恠恠竒竒真善幻紛如擘絮行太
空影落寒江能萬變銀瓶首下仍尻高注湯作字勢嫖姚不須
更師屋漏法只問此瓶當響答紫微仙人烏角巾喚我起看清
風生京塵滿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漢鼎難調要公理策
勳茗椀非公事不如回施與寒儒歸讀茶經傳納子

律詩

北苑焙新茶

丁公言

北苑龍茶者其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
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紫樹遍焉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
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折開齊分兩勻帶煙
蒸雀舌和露登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貴人緘封瞻闕下郵
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將靈樂助用與上尊親
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真細香勝却麝淺色過於筠顧渚慙投
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

以潞公所惠揀芽送公擇次舊韻 黃魯直

慶雲十六升龍樣國老元年密賜來披拂龍紋射牛斗外家英
鑒似張雷

奉同公擇作揀芽諫

赤囊歲上雙龍壁囊貢小團亦揀芽則雙龍曾見前朝盛事來想得天香隨
御所延春閣元豐未作延春閣道轉春雷

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為賞音者戲用雷字韵復作兩

黃魯直

詩

雞蘇狗蟲難同味懷取君恩歸去來青箬湖邊尋陸顧白蓮社
裏覓宗雷 又 乳花翻椀正眉開時苦渴羗行熱來知味者
誰心已許維摩能默語如雷

又戲為雙井解嘲

黃魯直

山芽落磴風回雪曾為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顛額逢時瓦
釜亦鳴雷

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

黃魯直

要及新香碾一盃不因傳寶到雲來
碎身粉骨方餘味莫厭聲

喧萬壑雷

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

腹爆乾雷

乳粥瓊塵霧脚回色香未觸映根來
睡魔有耳不足掩直拂繩

床過疾雷

壑源與北苑總三里餘其茶其香特在諸私焙之上

和曹彥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蘇子瞻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末勻
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戲作小詩君一

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詩話

會湖常境上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後前合作一家春

雀舌下材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為

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論槍旗

荆公送元厚之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世謂茶之始生而嫩者則為一槍寢大而開謂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荆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而非淺陋之能察也

唐陸史

茶用鹽薑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東坡

雜著

以下係水品

水錄

張又新

仁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稱不敢給既而傾諸盆至半遽止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蹶然駭服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盪半懼其渺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吏占而次第之

大明水記

歐陽永叙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

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
 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
 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
 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
 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
 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泉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
 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
 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
 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
 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
 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
 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
 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臺十丈瀑布水第十七柳
 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
 山瀑布天臺十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紅水居山
 水皆與陸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
 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岍水恠誕甚妄也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
 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滯
 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眾雜聚故次山水

闔茶說

唐子西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

少師作龍茶後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鈔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千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爲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

古詩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蘇子瞻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過隙則發見臭味實一簇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虎感餅罌走千里真僞半相續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絕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知泉上僧盥洒自挹掬故人憐我病弱籠寄新馥欠伸北窓下書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余愛玉女河水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

之信謂之調水符

前人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棄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旣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惠山泉

黃魯直

錫谷寒泉植石俱

榘音安蓋取井旁數小石置瓶水澄水令不濁

併得新詩薑尾書

呼烹鼎供茗事澄江急雨看跳珠是功與世滌臃腫今我一空
常宴如安得左轡箕頰尾風爐煮茗卧西湖
律詩

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封苔百尺深試茶甞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
生一片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燕飲部

御宴

羣書要語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酒食宴樂需卦王燕則諸侯毛
禮官酒以黃帕封故謂之黃封酒雜志

詩句蕭曹拱御筵杜遽厭天庖鮮坡珍熟具太官坡紫駝之峰

出翠釜杜御厨絡繹送八珍杜侍臣鶴立通明殿一朶紅雲捧

玉皇坡上尊御食傳恩光陸放翁九天日月開清宴楊誠齋

古今事實

鎬京之宴

武王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湛露之宴

成王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雒陽宮之宴

高皇置酒雒陽宮上曰通侯諸將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張良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未央宮之宴

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沛宮之宴

十二年上破布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

長樂宮之宴

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

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縣蕞野外習之會長樂宮成諸侯奉
臣朝迺令羣臣隸習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
今日知皇帝之貴也

賦詩奪錦

唐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先
成陳設拜賜坐未安宋之間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
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霽妖氛流雲度城闕

雨中錫宴

宋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
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

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
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賈氏談錄

賜宴問酒價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懽笑無間忽問鄜沾尤佳者
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
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
之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
大喜曰甫詩可為一時之史 玉壺清話

誤食釣餌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堞盛釣
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三 二 德壽宮記

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聞見錄

賜酒辭醉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謹者甚懼
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為修官使息顧漸深一
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
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金披遺事

伶人譏賦詩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
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
狀一人忽仆於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
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范蜀公東

齊遺事

古今文集

古詩

古樂府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
時何能徒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塵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以
等期

芙蓉池作

魏文帝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技拂羽
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
雲間上天無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

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筵篋引

曹植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辨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生在華屋處處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公讌

曹植

公讌

王粲

臭天隆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壘陰華棖嘉肴充圓方俎豆也肯酒盈金壘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作同所樂但愬孟行遲嘗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春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木喬仁獸游飛梁華館

寄流波豁遠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
麗不可忘

律詩

錫宴日作

韓渥

是歲大稔內出金帛賜百官充觀稼宴學士院別
賜越綾百匹委京局勾當後宰相一日宴于興化

亭

玉銜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押從天下去外人知
白日邊來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於灑潁堆纔有異恩頒稷
契已將優禮及鄒枚清商適向梨園降好妓新行峽雨回不敢
通宵離禁直晚乘殘照入銀臺

仁宗皇帝後苑賞花釣魚御製詩

晴旭暉暉苑籞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肯絮縈行仗墮藥飄
香入酒盃魚躍紋波時潑刺鶯留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
事故許歡遊侍從陪

和

韓琦

花簇香亭萬朵開瑤輿高自九關來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
春送壽盃仙吹徹雲終縹緲息魚逢餌幾徘徊曾忝二十年前
會今備台司得再陪

和

鄭獬

葦露鮮雲五色開一聲清蹕下天來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
薰萬壽盃繡幕煙深紅會合文竿風引綠徘徊蓬山絕景無人

到詔許羣仙盡日陪

和

王安石

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
邊送玉盃宿藻暖吞風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
麗恩許賡歌豈易陪

又

藹藹祥雲輦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蔽虧玉仗官花密映燭金
溝御水清珠藻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樂飲真榮
遇願賦魚頌太平

詩話

不與賜燕

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
官花滿鬢紅上林絃管待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
不同太宗皇帝聞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皆曰以未貼
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澠水燕談

不許與燕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
官花賦了詩不容重觀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
第歸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為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宴

青廂雜記

以詩為戲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

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為修故事羣臣和御製詩是日微寒韓魏公時為首相和詩卒章云曾忝二十年前會今備臺司得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仁宗為之笑

應制稱旨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以為莫及

詩有所祖

仁廟嘉祐中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解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盃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復齋謾錄云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謂柳詞耶

西清詩話

伶人譏和詩難

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洎禁從館閣皆屬和而徘徊二字無他義諸公進和篇皆押徘徊再坐教坊雜戲為數人尋訪稅第至一宅觀之至前堂之後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一人笑曰可則可矣徘徊太多

韓魏

酒

禁釀附

羣書要語 麴

一作酢

酒母也醱生衣也二熟麴也蘖牙米也醴

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

說文

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

釋名

若作酒醴爾為麴蘖

命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七月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試法授酒材

辨五齊之名物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醞齊五曰

沉齊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周禮 漢武

帝立酒泉郡有井水色白有酒氣故名本記清酒百壺

韓奕 酒

既和旨賓筵

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

有酒如池如飴左傳 餐未

及下咽酒未及濡脣秦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

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漢食貨志夫監食者

之將酒百藥之長王彞詔銷憂者莫若酒東方朔傳酒為歡伯

除憂乘樂集真易

詩 浮蟻對春開庾信濁醪有妙理杜鵝兒黃似酒杜山盃竹

葉春杜坐開桑落酒杜齋釀寒更醇曾不放香醪如蜜甜杜一

盃春酒甘若飴韓

古今事實

儀狄造酒

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

戰國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三

九

惠寧堂

泛是人間福人
生莫敢他器
天風雨暇享
帝曰人和

魯酒薄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子

葡萄酒

漢大宛國造葡萄酒貨殖傳唐憲宗遣使賜季絳葡萄酒本傳

九醞酒

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西京雜記

漢賜上尊

漢賜丞相上尊糯米一斗為上尊稷為中粟為下

酉日不飲

杜康善造酒以酉日為故酉日不飲酒會客論略

從事督郵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為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葦縣從事謂到滕下督郵言鬲上

清聖濁賢

鮮于輔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詳見酣飲門

齊釀

劉弘字季和都督荊州下教曰酒室中云齋中酒廳事酒猥酒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兵厨善釀

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白墮善釀

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嘗酒之藩逢盜劫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擒姦酒洛陽伽藍記

賜桑落酒

晉宣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故九日賜百寮飲蓋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來獻世說

釀千日酒

劉玄石善飲或飲以千日酒歸醉不醒以為醉死葬之與酒者往諭其家共發冢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注中山有千日酒飲之昏醉輒千日

十年不敗

煬帝造王薤酒十年不敗龍城錄

待詔樂酒

王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三斗或問待詔何樂答曰美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著酒經

焦革善釀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為經又宋儀狄杜康以來善造酒者為譜

麴生風味

葉法喜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未席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喜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魃魅為

感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于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
懼遽視乃一瓶醞醕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也唐開元記

椎酒床

彭任聞富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奉皮裂老蘇送石
昌言北使引

搜私釀以下係禁釀

趙廣漢為京兆突入博陸侯霍禹第門索私釀酤椎破壚罌斧
破門關

表置酒禁

曹操以年饑兵興表制酒禁孔融書爭之融因得罪徐邈私飲
至於沉醉操怒罰之

蜀早禁釀

蜀簡雍拜昭德將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座席猶箕踞傾倚時
天旱禁釀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雍與先主
游觀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
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滑
稽皆此類

古今文集

雜著

陸諤傳

唐子西

陸諤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

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諳方青州爲從事壺商等
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
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麴城
陸諳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
雅醞藉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
士往時表益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益用其兄子種計
與諳享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
羣臣動見覆族呂須讒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專從諳戲婦女
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
修德爲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夜與諳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
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
諳旣賢聖而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昏聚會諳未嘗
不在其間功效不爲人後而信青州從事薄空置臣亡益上從
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諳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諳光祿勳頃之封
醴泉侯食千戶諳歎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旣薦
諳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諳輒并召二人諳卒謚懿侯子醇嗣至
曾孫醜不肖以罪廢國除諳旣沒二人亦斥疎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太中大夫
以壽終而諳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
豈有天祿哉

洞庭春色賦

并引

蘇子瞻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三
十三
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
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
何間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
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徃游勤霧鬢與風
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揉以二米之禾籍以三春
之管忽雲蒸而水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鬕紫絡青編隨屬
車之鴟夷欵木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
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
紛紜始如髦蚩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闥卧松風之瑟縮
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惘惘屬此觴於西子
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弯覺而賦之以授
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蘇子瞻

始予宵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
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語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
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
流膏嘻構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
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
煎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其餘之小苦歎幽姿之
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
烝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

刑之可逃投莊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楫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官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哺啜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古詩

生酒歌

楊廷秀

生酒清於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煙火氣生酒不離泉石味石根泉眼新汲將麴米釀出春風香坐上猪紅間熊白甕頭鴨綠變鵝黃先生一醉萬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裡律詩

竹葉酒

楊廷秀

宜城九釀酒號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昔舊前人在丘墳應已平唯餘竹葉麴留此千古情

茅柴酒

韓子蒼

三年逐客卧江臯自與田工釀小槽飲慣茅柴酒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

新釀桂酒

蘇子瞻

搗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真一酒

蘇子瞻

米麥水三一而以此真一酒法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
蜜蜂又欲醉先生
稻垂麥仰陰陽見
器潔泉新表裏清
曉日着顏紅有暈
春風入髓散無聲
人間真一東坡老
與作青州從事名

詩話

郛筒酒

郛縣人剝竹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號爲郛筒酒故杜詩云酒憶郛筒不用酤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

佳故號桑落酒庾信詩蒲城桑落酒後史補

洞庭春色

定安郡王以黃柑釀酒色香味三絕故東坡詩云去年洞庭春香霧常噴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瓶間香浮坐盞光照檻牖要當立名字未可問升斗應呼釣詩鈞亦號掃愁帚須君艷艷盃澆我談天口

雜著係禁釀

辨禁私釀書

曹操欲製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

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
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
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糟歆醑取困於楚由是酒
何負於政哉

酒器

羣書要語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
曰散一石曰壺五斗曰甔禮器注梓人爲飲器爵二升獻以爵
而酬以觚冬官飲玉爵者弗揮曲禮洗爵奠斝行葦朋酒斯饗
注兩樽曰朋七月瓶之罄矣維壘之耻**注**瓶小而壘大蓼莪滑
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今之陽燧樽崔浩音義

詩 山盃捧竹根度信醜顏傾鑿落韓聯句蓋誰能載酒開金

盞杜指點銀瓶索酒嘗杜琉璃鍾琥珀濃小漕酒滴真珠紅李

賀鳴鷄鸚鵡盃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李白愁

裏酒盃浮大白揚大年佳人斗南北酒美玉東西山谷酒酣金

盞照東西曹

古今事考

歷代之尊

泰山有虞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

明堂位犧尊象尊著尊壺尊泰尊山尊皆有壘司尊彝犧象二

尊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三禮局

三代之爵

每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三 十六

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 明堂位

金壘

卷耳后妃之志也知臣下之勤勞詩云我姑酌彼金壘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列為雲雷之象謂之壘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

兕觥 見罰酒門

大斗

周成王行葦詩酌以大斗

白獸樽

正旦元會設白獸尊於闕庭蓋上設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按禮白獸尊乃杜舉遺式也示無忌憚也 晉禮志

三爵命名

晉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七升次曰仲雅六升小曰季雅五升

羽觴

王羲之蘭亭序羽觴隨波

舉白 又見罰酒大白注

文選云飛觴舉白蓋酒器也

酒船

畢卓嘗曰得酒滿數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金叵羅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章而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後於珽髮上得之近世以洗為金叵羅若果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

果何物也 問見錄

鴛鴦盞

唐張易之與李迥同飲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也 雞

距集

偏提

唐元和間酌酒謂之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

安繫名曰偏提 謝馮事類

酒器七品

李適之有蓬萊盞海山螺舞仙螺匏子卮慢卷荷金蕉葉玉蟾

兒 逢原記

荷盃

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為盃 語林

玻璃盃

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盃酌蒲萄酒 樂史李太白後序

酒魁

蜀中有酒器名酒魁詩人所謂酌以大斗遺制象北斗有魁柄

酒榼 見酒門麴生注

誤碎玉盃 見德量門

銀酒海

葉鈞大宴有裴弘泰後至罰以坐上小爵至觥船飲皆竭隨卽
寘器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一飲而盡踏其海卷抱之索馬徑去
乾饌子

玉蓮盃

有王永年娶宗女監金耀書庫嘗置酒延賓卞楊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卞繪受饋俱落職

東軒筆記

蕉葉盃

東坡云吾兒子明飲酒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

三蕉葉矣

志林

婪尾盃

詳見燕會門

蘇鶚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坐未得酒既貪婪故宋景文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灯前婪尾盃而樂天詩三盃藍尾酒但改婪為藍耳

不好珍噐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噐客有向稱歎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噐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蘇祁公好施亦卒不畜也

家塾記

借珍噐不還

胡旦大監出知明州同年董儼給事知揚州延留甚歡入後館出姬侍宴豆皆上方珍噐旦曰人生會合難得來日能枉駕敝舟數杯可乎又曰珍噐家貧未識可略假借夸示妻孥否董以巨奩盡貯送至舟中明日不告而去後乃送還之

玉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朱元晦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愛其崇惟魏子孫寶無數敬奉其
盈如弗克平陵朱某拜手刻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我有雙飲醖其銀得朱提前漢朱提銀其直貴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
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蠹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
細不辨寶篆施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陣四隅芙蓉樹擢豔皆
倚倚鯨以興居狀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儷勉勵萬虧草木
明覆載妍臭齊榮萎愿君恒御之行止親燧觴異日斯對舉當
如合分支

獨酌試藥玉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

可失作詩招之

蘇子瞻

鎔鈇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盃規模定州窰荷心雖淺
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天下平定國豈
其師一飲至數石温克頗似之風流赴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
有此客玉盃不容施請君法歐陽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
病良及時

次韻蘇公獨酌試藥玉盞

陳無已

仙人棄餘糧玉色已可欺小試換骨方價重十水籠灌以長白
虹渺若江海瀰浮之端不惡舉者不可辭但愧聞道晚早從鴈
門師律部無明文可復時中之汝陽佳少年二十六出奇家有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三
持盃手兩好當一施風吹酒面久月度盃心遲百年容有命一
笑更須時

椰子酒榼

張安國

矮胡生南方託家碧山崖採擇供貢篚扶持上天街愧此愿
慈姿欲售久未諧道傍麴先生風味固自佳逢渠即傾蓋輸
寫能開懷刮削出光采規繩去欲收金玉豈足貴膠漆真吾
儕客來有嘉招二士往必偕婆娑止坐隅供饋煩金釵矮胡
雖未強醇德真無涯虚心實其腹居然外形骸微物幸見用
棄置理則乖毛穎有封國陶匏薦欽柴大藥起世痾炮燔及
根芟愿子自洗濯勿受塵埃埋暇日肯相從醉經坐高齋

律詩

瓦盆

杜甫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
同卧竹根

謝楊景仁惠酒器

黃魯直

楊君喜我梨花盞却念初無注酒甌矮金壺肯持送櫻莎殘
翡更傳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三終

投醪飲河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黃石公記

半道送酒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淵明而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寵通之賚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藍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

餉酒易水

晉孔嚴祖父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漕其酒者始入門奕遙曰餉吾兩翼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不是水或問何以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求酒送澣

宋臧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澣便與之大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嗜酒自娛

唐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無僕妾歲饑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

詐稱飲酒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酒掃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未畢門者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四 一 待言生林

曰某侍郎取榼子必命倒還略無作色 國史補

古今文集

律詩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 杜甫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辛見分鳴鞭走送怜漁父洗盞開

嘗對馬軍

章質天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吏跌而亡之戲作

小詩問之

蘇子瞻

白衣送酒舞淵明意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

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謾遠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

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謝人寄酒

舊香餘味寄黃封厭見紅泥滿眼紅千乘莫從公子後百壺能
為胡人東

沽酒

羣書要語無酒酤我 伐木

詩句美酒斗十千 文選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杜僮僕來城

市瓶中得酒還 杜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杜憶與高李輩為

覓酒家壚 杜論交入酒壚 杜顏公三十萬盡付酒家錢 李白且

願得志速相就牀頭常有沽酒錢 宋鮑昭街頭酒價常苦貴方

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偏久行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四 三 德壽堂

酒債尋常行處有杜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醉祇裊荆公

慙無白水真人分難致青州從事來后山拂帽村帘誇酒好為

吾聊解一瓢香山谷自遣赤脚沽春釀山谷

古今事實

沽酒不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

初推酒酷

漢武帝天漢二年初推酒酷

開壚賣酒

王莽時魯唐言請法古今作酒開壚以賣通典

當壚滌器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

賣傭酒家

爨布賣傭於齊為酒家保

便了不沽酒見奴僕門

叱奴沽酒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迄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東觀漢記

千文一斗

孝靈采百司酒酒千文一斗典論

欠人酒債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屢欠酒緡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緡袍償之

賒酒約還

吳潘璋字文章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貴當還

杖頭掛錢

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醉鄰婦側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婦側夫不疑之伺察無他意

金貂換酒

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悉送酒家

劉延之與淵明情款延之為始安郡經過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為送酒家稍當取酒唐陽城為諫議大夫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過黃公壚

王戎為尚書令着公服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

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視此雖
近邈若山河世說

受酒酤賣

後魏鄭羲爲西兖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
禮餉者不與孟酒齏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停車詣酒壚

齊謝幾卿性通脫爲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詣
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命酒獨酌

馬周字賓王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
獨酌衆異之朝野僉載以爲濯足

飲于市肆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
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入白
乃與公約曰上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
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歎而
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
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
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仁宗曰卿爲官臣
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歸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張仲吉綠陰堂記

黃魯直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焚道以酒壚為家產若朝夕汲汲於囂中
 之贏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閑閑於林下之樂常有餘其子寬
 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
 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
 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余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
 父子好事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
 之樂使工李燾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余同時者得觀
 焉

設法賣酒

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
 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
 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恠不知為
 政之過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
 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

楊龜山語錄

酒肆旗望

今都城及郡縣酒務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
 幅為之徵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掛瓶瓢標帚杆唐人多詠
 於詩然其制蓋自古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繫甚平
 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
 者此也

容齋隨筆

古詩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杜甫

醉歌行又云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
不復疑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
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酒肆行

韋應物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綵
幟邀上客迴瞻丹鳳闕直視樂遊苑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
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
奏地壚隣肆何寂然主人無厭且專利百斛一釀斯須美初釀
後薄爲大偷飲者如名不知味深門潛醉客來稀終歲醲醲味
不移長安酒徒空擾擾路傍過者那得知

送同年蒲叔範察院杭州監酒

王疇 文監

釋之久未調三粲嘗從軍謂言塞垣事壯志橫風雲育材孝明
代薦賢無令君如何漢酤冗沉此荆山珍萍氏本幾酒周官有
彘倫孝武事攘却志清天地屯連兵無時已四海蕭然貧官始
操釀具推之飽師人利源一以洩頽波蕩無垠糜穀費耒耜良
藥爭清醇酒禁著律令犯笞及其身狂藥乃陷穿傷哉堯舜民
災靈屬我后天資英且仁邦方早雄富漢制仍相循歲賦二千
萬經入固已勤彌年擁武節乘邊清國氛雄雄百萬師跨邁聯
燕秦仰給傾府庫賞賚圖戎勲加斂猶不足返古當何云抗城
東南劇地將湖海鄰推利冠天下旗亭壓重圍彼雖斗筭職亦
擇才英臣風露氣已肅溪潭寒彌新沙榜朝泛泛吳濤暮云云

南州近午斗氣象雄霜旻汀楓變老枿赤葉晴相紛嘗茶泊幽寺觀魚下輕輪行當收翹楚寧復混蒸薪無爲狎吳叟坐恋秋江蓴

律詩

酒市

朱元晦

聞說崇安市家家麴米春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鄰詎有當壚子應無折券人勸君渾吳問一許便還醇
麴藻擣雲錦新章寫陟釐詩傳國風體興發酒家旗見說難中聖遙知但啜醕盤餐雜鮭菜那有蟹螯持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

瓶索酒尊

燕飲 飲酒

羣書要語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避酒禍也 樂記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酒如也 注肅敬貌二爵而言言斯 注和敬貌三爵而油油以退 注悅敬貌禮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曲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功記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注速召也 需卦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既醉人之齊聖飲酒温克 小宛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賓筵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鄉會公侯燕饗皆折俎不

體焉左傳注唯酒無量不及亂鄉黨日晏不飲酒酒必酸賓主

百拜而酒三行揚子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既而

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

酒韓詩外傳夫妻治具灌夫傳厚具樂飲陸賈以惡草具進陳

平傳飾厨傳稱過客宣紀酒食者所以合歡也史樂書與李陵

未嘗啣盃酒接慇懃之歡馬遷傳引滿舉白班固叙傳烹羊魚

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楊惲傳今夕止可談風月南

史重客至矣授館致餼柳文詩句有客遠方來過我漏蓬華瓦壘酌松醪呼兒具紙筆詞語

清冰霜書如鸞鳳立陸士衡家貧無供具客位但箕帚村還聞

稚子說有客欵柴扉范彥龍贈張徐州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

稀杜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向難一舉累十觴杜贈

衛處士犯卯不須愁且乞醉過申馮異中贈李干醉貌如霜葉

雖紅不是春白午茶能散睡白酒善消愁白集孟行到君莫停

手破除萬事無過酒韓贈鄭兵曹斷送一生惟有酒韓子弟聞

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韓木蘭頻頻列日微成醉拍拍滿懷都

是春邵堯夫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坡

古今事實

漢賜民酺

漢文帝賜酺三日注賜民得聚會飲酒

召客謝病

卓王孫為具召臨邛令王吉及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相如傳

約幾不至

灌夫字仲孺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通肯幸臨况魏其侯實嬰夫安敢以服為解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日中蚡不來夫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卒飲至夜極飲而去

投轄留賓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倘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毋叩頭自白當對有期會毋乃令從後閣出去遵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聞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歌驪駒

王式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式繫獄以減死論後除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今止舍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日歌驪駒逸詩篇名歌也

去歌之其辭云騶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騶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駒在門僕夫具存下及衍下客字騶駒者將歸
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陽
醉過徒浪反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
爲孺子所辱遂謝免歸

坐客常滿

後漢孔融爲太中大夫職閑賓客日盈其門歎曰坐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
融每酒酣引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佯醉取怒

吳虞翻孫權歡宴之末自起行酒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

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救解乃免

召鄒延枚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謝靈運賦

孟中蛇影

見疾病門

坐無車公

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
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能飲爲所賞

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恢所賞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言其温克也

擲面而去

王夷甫嘗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
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
在牛背上矣

酒少不及

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景字公榮在坐以酒少不及景
景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則不可不
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罪行酒者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
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

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飲行觴者

陰鏗為湘東王叅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
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
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又顧榮同

啖執炙者

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
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
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
得免

至晚無佳設

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
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
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回頭避妓

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行炙皆命妓傳
行每至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不飲而好賓

梁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不飲而好觀醉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酣醉嘗恐坐客請歸勅中厨別
進異饌

一會十萬緡

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
費至十萬緡通鑑

非公會不飲

段秀實非公會不飲

不飲為惡客

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

把酒相歡

裴度字中立治第集賢里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把
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鋪花為裊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園中聚落花鋪坐曰吾自有花裯何消
坐具 天寶遺事

笏擊姦臣

顧少連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
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
在坐勸解之

費錦纏頭

開元中富人王元寶嘗會賓客明日親友問之曰時來高會有
何高談元寶不文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誤以醯進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
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 順紀

儉不二羨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羨歲夕食惟
葡萄匏而已

必來獵酒

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唯務聚飲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從事
求見思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續世說

不可屈致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
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
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

當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 別錄

先呈樂語

文潞公尹洛伊川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四客伊川以見任故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并詩詞先生訝之曰不須呈看何故如此樂人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

息從卒喧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廐爲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從卒氣沮無以爲變 記聞

閉關苛留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醉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 金坡遺事

不能強之飲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郡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光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 聞見錄

布衣與執政燕

蘇明允至和聞來京師旣爲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 石林詩話

作真率會

范忠宣公純仁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

行狀

昔儉今奢

温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礪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呼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聞見錄

酒澆磊隤

以下係飲酒

王遜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胸中磊隤故須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

世說

葛巾漉酒

陶潛逢酒熟取頭上葛巾漉之畢還復著之

避暑飲

見六月門

口唯宜飲

謝朓為吳興與弟淪於征虜渚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

仙浴酒甕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四 律書堂刊
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渴甚聞酒芳烈
亟就盎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
弟拔宅而去此事與葛洪神仙傳李八百事略同 曾慥集仙傳

醉人見誣

郭朏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問朏笑曰張公
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
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
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醪酌之愆守笑而釋之 道齋閑覽

古今文集

雜著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序

見鄉里門

賜酺源流

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二日天書降
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此蓋漢遺事也漢律
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惠澤令得羣飲
酒也 酺音蒲 注曰王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飲食為酺或問賜酺
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則
自戰國時已如此矣 程泰之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三盃藍尾酒一堞膠牙餠又云老過占他
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
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

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旁茅舍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此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藍尾蓋以藍為婪當藍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當作唵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二盃為藍尾未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唵為貪婪之意或謂唵為燦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啟顏錄唐藝文志曰有啟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容齋隨筆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讌集

韋應物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疴正消
斂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
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得嘗俯飲一盃酒仰聆金玉章神歡
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洋洋方知大藩地豈
曰財賦強

歌舞

白居易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朝退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
興富無饑寒憂所營為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客紅燭歌
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
一為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闕鄉獄中有凍死囚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蘇子瞻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為設方丈養此膚寸舌東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謬為淮海帥每愧厨傳缺爨舍欲清人奉使免內熱莊子人間世吾食也鼎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空煩赤令吾朝受命而夕飲米我其內熱與清七性反泥印遠致紫玉玦為君代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窓麗午景蜀井出水雪坐客皆可人鼎噐手自烹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啜

四事

邵堯夫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閉閑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謂公會生會葬會醜會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

勸酒

白居易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盃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誦古書朝忍饑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鄰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憶昔東隣宅初

構雲霓彩棟皆非舊瑤瑁筵前翡翠棲芙蓉池上鴛鴦鬪日往
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
五侯

律詩

飲散夜歸贈諸客

白居易

車馬夜紛紛香街起暗塵迴鞭招醉妓分火送歸人風月應堪
待盃觴莫厭頻明朝三月盡忍不送殘春

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得先字 白居易

盛時陪上第暇日會羣賢桂折應同樹鶯遷各異年賓階紛組
綬妓席儼花鈿促膝齊榮賤差肩次後先助歌林下水銷酒雪
中天他日昇沉者無忘共此筵

宴散

白居易

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
盡新秋鴈帶來將何迎睡興臨臥舉殘盃

安之以詩二絕見招作真率會先以無從者不及赴

依韻和呈

司馬君實

真率由來無次序經旬踰月不爲稀藍輿但恨無人舉坐想紛
紛醉落暉 又 盃盤豐腴勝陶令園沼繁華減白家惆悵佳
辰掩蓬華不陪高會賞鄰花

和

文寬夫

近知雅會名真率有意從真各任真啜菽盡其顏子陋食鮮不
愧庾郎貧加籩只恐勞煩主緝御徒能困倦賓適適安安方簡

易古來彭澤是其人

和

范醇夫

賢者規模衆所遵屏除外飾貴全真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
疎不愧貧免事獻酬修末節都將誠實奉嘉賓豈惟同志欣相
照清約猶能化後人

和

鮮于子駿

羨藜寂寞天隨子換酒風流賀季真談水論交自忘味道腴充
實不知貧萬錢縱侈輕豪貴三壽優游萃燕賓奔走每憐饒俗
狀謫官猶作會中人

和潞公真率會詩

司馬君實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

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
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詩話

醉紅裙

東坡謂韓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
醉紅裙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
淺

西清詩話

一客傷衆賓

李定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任子拒
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詩云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是也

詩話

譏不常設燕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卿亞曰近作一謎四箇脚子直上四箇脚
子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時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
曰乃待制廳上茶牀苟或宴會卽慳值風澁值雨也 倦遊雜錄
雜著 以下係飲酒

陶曰奢儉不同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
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
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醕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
有絲竹僮妓之奉洛園山水風物甲天下有所與游如裴度劉
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
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

如白其於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漁隱叢話

古詩

飲酒

陶潛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
候疑我與時垂藍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栖一世皆尚同願爲汨
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其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
至禮樂暫得新洎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
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
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

當怨醉人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杜甫

步屐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
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春歲
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
大作社拾遺能往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
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
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况於
盃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

使之畢其歡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
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
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于田父有云一世皆
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
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楊秋

獨酌謔

沈炯 英華

獨酌謔獨酌謔獨酌獨長謔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要不愚復
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一傾瓢生涯本謾謾用意
暫迢迢再酌矜許史三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條
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貊可同朝龍蠖非不屈

鵬鷄本逍遙寄語號吹俗無乃太塵囂

律詩

飲酒

杜荀鶴

憑君滿斟酒聽我醉中吟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新墳侵古道白髮戀黃金不以貧為耻從來恨此心

酒

翁綬

陶暑迎春復送秋無非綠蟻滿盃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幾為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四終

東文類聚卷之六

